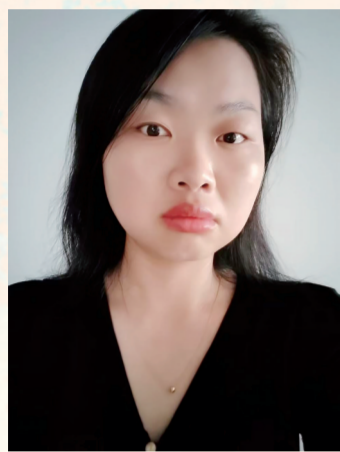


春潮·新声——滁州新生代作家作品选②

章远初诗歌选



章远初简介

章远初,1990年出生,湖北黄冈人,现定居滁州,安徽省诗词学会会员,滁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入选第十三届中国·合肥90后作家联谊会,作品发表于《青年诗人》《淮风诗刊》《山东诗歌》等。

无暇的米粒

烧午餐了,蔬菜择净
舀上一碗尖尖的米堆
想起自己五十五岁生日
她就数下五十五粒稻米
厨房橙白的灯光聚焦——
55颗米粒裹壳的前世今生

青绿的植物领着半亩庄稼
向着宽阔的山坳匍匐覆盖
她一生起伏跌宕的粮食啊
是千千万万粒稻米的波澜壮阔
是万万粒粒灌浆的波澜壮阔

秋天我沿着遗落的稻子走进
一位母亲凹陷跟跄的脚印里
我们准备领下孕育万物的使命
我们要把自己交给深沉的大地
碧蓝的晴空在女人们头上朗照

三岁的孙儿搬来手指脚趾
泛白的梅花瓷砖跌落了
55朵无暇的米粒
她一身粗糙的壳,破裂剥落

纸色青春

纸张的薄是难以预料的凉薄
那些年书本将你们一页页翻过
其实是工业的冰冷往血肉里碾
还没有任何先驱告知这一切
我们乖巧蒙眼猜测黑板上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知识点

晚安,浩瀚的中考高考题库
忘记青春明亮的眼睛吧
忘记青春新鲜的脸庞吧
按住青春的右手拼命答题
时代留给我们的限时试卷
还剩不到十五分钟

湖心亭

竹筒收容了剩下的王朝,合上
告诉我们,冰河世纪不只
存在于,童谣或传说里
祠堂昏迷,惊醒枝头的盐粒
天色在冬日里,急喘
雪将我蓑衣的羽绒填充过剩
迟缓迈向亭中,也是衰亡的步调
山和水之间,隐约有人
意欲挣脱铜索,我知道
又要谈论那,如雷暴般的马蹄
雪片倾灌,蒙上眼睛,能见度
比不上梦境里,一声乡音的传递
在离金陵很远的湖心,担忧
还有多少时日供我清醒

拜谒杜少陵

我并非骑马来的,那样可太慢
这之前,准备好干粮、水源
出城途中,多咽下了半袋词语
只为了,见到你时不必词穷
皇帝的马车早被抛弃
偶尔会有现代人,惦记他的腐朽
但更多的笔尖是指向你
替你诉说一种宽慰或薄凉
山河还是你的,我们的大地
上添了许多墓碑,譬如眼前的
几平米。唐词已经沉底
随后的王朝有诸多优美的调律
在你曾深爱的天空下,被反复吟唱

至今没有一座大厦比肩泰山
甚至我们的母语,仍在悲喜中交合
你忧虑的秋天,如约落在21世纪
但人们选择相信田野,把诗歌拼接起来
看见与盛世共存的,你的灵魂

荔枝纹

某日,我翻开书卷

白色试卷在头顶上飘雪
我伸出手掌虔诚接住
我的勇气是仰望天空时
璀璨的星星洒下的光亮
而我的绝望是上不了岸的溺水

请赐予我们这样的称呼
——以知识抗争命运的做题家

苍山背着杜鹃花

一身灰蓝衣裳的苍山
背着我的小小杜鹃花
你们要去菜市场采集
鲜嫩欲滴的五彩蔬菜
还有刚上市的红草莓
植物抖动清晨的露珠

苍山,我在你的一隅栖息
风吹我这个怀着种子的人
我等待,我迷路,我寻找
我在选择着每一个选择
是你明月落下的山峰吗?
是你溪水藏身的山坳吗?
是啊,我们咏叹每一朵花

苍山,你伫立了时光漫长
苍山,你把我们轻轻倚住
我们是你绵延不停的花海
我们还你千亩万顷的芳香

和稻谷流淌的一个下午

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刻,我们抓不住
落下的自己。
所以抓住什么呢,好让事物的重量
沉淀下来,锚住离散的人群。
是的,我攫取了一个下午,这样一个
任意无形状的下。午。
和稻谷流淌的一个下午,稻壳轻如浮萍,
无数粒种子从指间滑落,喜悦平静找到

那匹踏碎露珠的白马
还在疾驰。血红的人
戴着一顶血红的帽子
隐于蓝袍。天色将要破晓
青山叹息,长安的朱红
点破天宝年间透明的谎言
果核静坐,像浓妆的女人,像婴儿
勾栏外,江月坠落。史书似要停笔
玉盏被打翻,几颗念珠断线
荔枝再红时,长江正蓝
这一颗到你手中,褪去艳色
剥开外壳,犹存几分盛唐气息
水晶玻璃,保卫着朝堂的理想
几缕清香驱赶着拉枝的守卫
罗浮山的春色,尽归于你了

忽而,你看见一个河边的岭南人
转身,笔墨在纸上荡漾
溪流从青山怀抱中奔袭,起舞
当它再次出现,不必下咽疼痛
用指尖揣摩果实粗糙的纹路
颠簸的前半生,还在掌心滚动
是心仍赤红,百次,千万次
比起甜蜜,粮食更让你关心
这一种,和故乡同频的痛感

过江,想起苏子

有一份隐喻埋藏于某个雪天
课本摊开饱满的两页诗文
先生,你从宋时的赤壁岸涉水走来
荒野抖落了月光,落在窗棂
一千年的等待,太久。终化成堆积的白雪
冰面常容易坠落,何为万顷苍然?
只明白,少时的伞柄落满星星
自此,我开始找寻天边的江水
往复的种种,全幻化成漩涡的暗流
明天我也要站在赭红色的石头上
水波里是否有你掉进天空的词韵?

清风从未静止,江水倒转
岸边,渔民的呼声和烟花
在光影里难辨。庙堂纷扰

了停留之地。
我们顺从又粗犷,任心动,任意动,任
时间不动。
被时光裹挟的人,她执着稻谷在春天
催种,在秋季丰收。

今夜月圆

月亮在右侧的夜空,我抡起了双臂,腾
飞是心的瞬间破裂。
你真能靠近一轮雪白通透的月亮?
一生有一晚,我只赶路,只追寻一种纯粹。
月亮摊开了自己的背面,无风无景的
贫瘠。
你只想借着月光,过世界的一山一水。
太阳的光投射过来,我住在月球坑坑
洼洼的背面。
公转自转,转过去就是圆满,所以我们
选择在今夜月圆。

生命,一场洪荒

不知何时,一颗种子深埋我的体内,这
是造物主对我的馈赠。
无人教化,它自我分裂,自我进化,一
首人类演化的史诗绝唱。
一颗种子在掘进,它拨开我的脏器,在
我的体内开疆扩土,一座庞大的高原隆起。
孩子,让我们一起追溯,在远古时期,
天地混沌,宇宙洪荒,万物共居。

母亲,我在人间积雪

母亲,我曾在你的子宫安睡,温暖湿润,
你的腹部逐渐隆起,隆起的是一个人的
重量。
母亲,借由你的身体,我赤条条来了,
人间大雪纷飞,雪花一片,两片,三片,把过
去吹到了现在。
母亲,我的内心堆积得像一座高山了,
无力承受白雪轻如鸿毛的覆盖,终年积雪

悲戚是落在青衫的半滴雨水
酒瓶吞没了半截月亮,长成卵石
我打桥上走过,思绪潮生
冰冻的黄昏浸泡于江水,一声浪潮
击中我的手指,顿悟你的笔法旷然

岸边的人,已不知踪迹,唯有小舟
倾泻月光,荡漾。三更时分
静听水浪,陈旧的杯盏被归途浸湿
世界重归宁静,我成为你翼角的雪

西涧

城西,水库挡住的万古愁在草地上
重新排列。一种认真的发音,从过路
那些自行车后座,以波状传出

他们背诵的七言句我一定写过
春潮低迷。一只黄鹂打量着我
眼神涣散,丛林似乎缺了客人
它飞走,遗落金色幻影和羽翅
扑棱的振动。数秋前,长安城
咆哮的马蹄也有雷同的感觉

浪纹起伏,遁入几声太息
水草在历史里注定会太平庸
试想何时降雨,谁也不能指示
那艘船在水面,像要横往银河
船夫去哪里避难了,明明这里
那么旖旎,多像一座喝醉的木亭
绰约多姿的渡口,我不是最后一位游客
当然,也不会是此地最后一位太守

亭城

我们把这里称作一个比母亲更柔软
的名字。叫作故乡
我走过,雨季门前一道泥泞的小路
江淮的微风拂拂我们,在最盎然的季节里
拥有,一场好梦
四月是我出生的时节,一座秀美的木亭

的山,还不会跟随日照的方向,晒晒背面。
母亲,我在人间匍匐,终于学会了舒展
四肢,把自己铺展在一种广阔里。
母亲,我在人间积雪。

瓷心冰裂

如果没有一场天青色的邂逅,我不会
知道自己,原可是一只瓷器,清脆,轻薄,静
坐于天地之间。
泥土流淌出了肉体凡胎,我着相,一心
要维护它的运转,好在淋釉的那一瞬间,转
头成空,在炼狱里灼烧,色与空一起飞升,
坐化成晚霞下那一抹天青色。
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一声比一声要清
扬的,瓷心冰裂。

苦楝树

楝,还有什么树能如你一般,千年时光
传承一字古意。
苦楝树,叶,皮,果,肉,苦味淤积沉淀,
苦得纯粹透彻,苦得大杀四方,苦得孤独求
败;苦,由表及里,由内向外,人间疾苦尽藏
树与心。
苦楝树矗立在后山,父亲侧身斜靠,他
们依偎在一起,仰头望向天空,望向碧蓝如
水的天空。
水从雨中斜下,他们一起张嘴,吞下昆
仑山的终年积雪,又吐出了巴颜喀拉山的
万河之源。

木花清香

小时候,我坐在门口的石槛上,看一截
木头开花,雪白无暇的花朵纷飞,飘落无声。
堆积得那样高,像是把木头的一生埋葬,
我拿走了姑父的刨刀。
厚实的木头,在又一次又一次绽放中,变得
变轻,我敲打了几下,木心铿锵,掷地有声。
抬起了木头满地的破碎,像是看到了
过去的你,也曾是这样木花清香。

在生命里悄悄扎根,生长成年少的
波澜和细纹。

在这里,十八圈年轮,叠起一个春天,教着我
如同我也数着她湿润的苔痕

病房

从简单的日光中惊醒,屋子空荡
晚夏,小雨尚未结束
你和以往不一样了,眨眼间
在水塘的堤埂上睡去,比我矮了很多
我也不会再,搬着凳子听故事
而是在狭隘的走廊,思考
吊瓶和树叶,为何有相同的下落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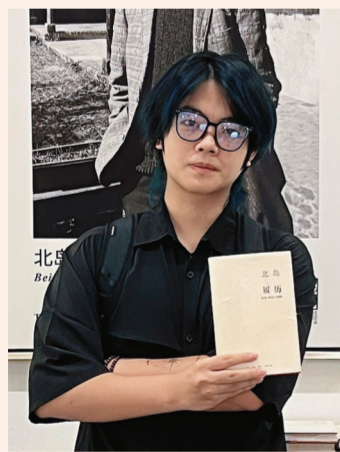
故乡很远,许多事情都被平静地搁置
那片林子,银杏还在生长,一棵,两棵
枝丫沾染了些许消毒水的气息
有时你坐在窗口,好像还在看鱼群
光线在玻璃中不断折返,烧掉时间
这样的时日,是往昔里一种缺憾

好春光

写给屋子一首关于温开水的歌谣
歌谣轻轻被哼唱,葡萄藤下就会
长出一只淡橘色的小猫
木门成为明朗日子里,我的期盼
如同屋顶升起,幸福的浓烟
日子像清水一样流淌,我路过丘陵
姨外婆做好了锅巴和粥,傍晚融化成
瓷碗里金色的蛋黄

这就是一群人和一代人生活的全部
我沿着月亮在大地上布满的虚线
剪开,寻找到童年的弹珠
它还滚动在大地上侧耳倾听
黑夜的每一次来临,都是对村子的一
次洗涤。总有些人的往事
浸入水滴,像水消失在水里
也总有些人,成为灶台里
那远赴另一个山头捡回的木柴

应星诗歌选



应星简介

应星,2004年出生于滁州定远,作品见于《香港文学》《诗歌月刊》《草原》《新诗选》等。曾获湖北省高校“一二·九”诗歌散文大赛一等奖。

湖心亭

竹筒收容了剩下的王朝,合上
告诉我们,冰河世纪不只
存在于,童谣或传说里
祠堂昏迷,惊醒枝头的盐粒
天色在冬日里,急喘
雪将我蓑衣的羽绒填充过剩
迟缓迈向亭中,也是衰亡的步调
山和水之间,隐约有人
意欲挣脱铜索,我知道
又要谈论那,如雷暴般的马蹄
雪片倾灌,蒙上眼睛,能见度
比不上梦境里,一声乡音的传递
在离金陵很远的湖心,担忧
还有多少时日供我清醒

拜谒杜少陵

我并非骑马来的,那样可太慢
这之前,准备好干粮、水源
出城途中,多咽下了半袋词语
只为了,见到你时不必词穷
皇帝的马车早被抛弃
偶尔会有现代人,惦记他的腐朽
但更多的笔尖是指向你
替你诉说一种宽慰或薄凉
山河还是你的,我们的大地
上添了许多墓碑,譬如眼前的
几平米。唐词已经沉底
随后的王朝有诸多优美的调律
在你曾深爱的天空下,被反复吟唱

至今没有一座大厦比肩泰山
甚至我们的母语,仍在悲喜中交合
你忧虑的秋天,如约落在21世纪
但人们选择相信田野,把诗歌拼接起来
看见与盛世共存的,你的灵魂

荔枝纹

某日,我翻开书卷

那匹踏碎露珠的白马
还在疾驰。血红的人
戴着一顶血红的帽子
隐于蓝袍。天色将要破晓
青山叹息,长安的朱红
点破天宝年间透明的谎言
果核静坐,像浓妆的女人,像婴儿
勾栏外,江月坠落。史书似要停笔
玉盏被打翻,几颗念珠断线
荔枝再红时,长江正蓝
这一颗到你手中,褪去艳色
剥开外壳,犹存几分盛唐气息
水晶玻璃,保卫着朝堂的理想
几缕清香驱赶着拉枝的守卫
罗浮山的春色,尽归于你了

忽而,你看见一个河边的岭南人
转身,笔墨在纸上荡漾
溪流从青山怀抱中奔袭,起舞
当它再次出现,不必下咽疼痛
用指尖揣摩果实粗糙的纹路
颠簸的前半生,还在掌心滚动
是心仍赤红,百次,千万次
比起甜蜜,粮食更让你关心
这一种,和故乡同频的痛感

过江,想起苏子

有一份隐喻埋藏于某个雪天
课本摊开饱满的两页诗文
先生,你从宋时的赤壁岸涉水走来
荒野抖落了月光,落在窗棂
一千年的等待,太久。终化成堆积的白雪
冰面常容易坠落,何为万顷苍然?
只明白,少时的伞柄落满星星
自此,我开始找寻天边的江水
往复的种种,全幻化成漩涡的暗流
明天我也要站在赭红色的石头上
水波里是否有你掉进天空的词韵?

清风从未静止,江水倒转
岸边,渔民的呼声和烟花
在光影里难辨。庙堂纷扰

了停留之地。
我们顺从又粗犷,任心动,任意动,任
时间不动。
被时光裹挟的人,她执着稻谷在春天
催种,在秋季丰收。

今夜月圆

月亮在右侧的夜空,我抡起了双臂,腾
飞是心的瞬间破裂。
你真能靠近一轮雪白通透的月亮?
一生有一晚,我只赶路,只追寻一种纯粹。
月亮摊开了自己的背面,无风无景的
贫瘠。
你只想借着月光,过世界的一山一水。
太阳的光投射过来,我住在月球坑坑
洼洼的背面。
公转自转,转过去就是圆满,所以我们
选择在今夜月圆。

生命,一场洪荒

不知何时,一颗种子深埋我的体内,这
是造物主对我的馈赠。
无人教化,它自我分裂,自我进化,一
首人类演化的史诗绝唱。
一颗种子在掘进,它拨开我的脏器,在
我的体内开疆扩土,一座庞大的高原隆起。
孩子,让我们一起追溯,在远古时期,
天地混沌,宇宙洪荒,万物共居。

母亲,我在人间积雪

母亲,我曾在你的子宫安睡,温暖湿润,
你的腹部逐渐隆起,隆起的是一个人的
重量。
母亲,借由你的身体,我赤条条来了,
人间大雪纷飞,雪花一片,两片,三片,把过
去吹到了现在。
母亲,我的内心堆积得像一座高山了,
无力承受白雪轻如鸿毛的覆盖,终年积雪

悲戚是落在青衫的半滴雨水
酒瓶吞没了半截月亮,长成卵石
我打桥上走过,思绪潮生
冰冻的黄昏浸泡于江水,一声浪潮
击中我的手指,顿悟你的笔法旷然

岸边的人,已不知踪迹,唯有小舟
倾泻月光,荡漾。三更时分
静听水浪,陈旧的杯盏被归途浸湿
世界重归宁静,我成为你翼角的雪

西涧

城西,水库挡住的万古愁在草地上
重新排列。一种认真的发音,从过路
那些自行车后座,以波状传出

他们背诵的七言句我一定写过
春潮低迷。一只黄鹂打量着我
眼神涣散,丛林似乎缺了客人
它飞走,遗落金色幻影和羽翅
扑棱的振动。数秋前,长安城
咆哮的马蹄也有雷同的感觉

浪纹起伏,遁入几声太息
水草在历史里注定会太平庸
试想何时降雨,谁也不能指示
那艘船在水面,像要横往银河
船夫去哪里避难了,明明这里
那么旖旎,多像一座喝醉的木亭
绰约多姿的渡口,我不是最后一位游客
当然,也不会是此地最后一位太守

亭城

我们把这里称作一个比母亲更柔软
的名字。叫作故乡
我走过,雨季门前一道泥泞的小路
江淮的微风拂拂我们,在最盎然的季节里
拥有,一场好梦
四月是我出生的时节,一座秀美的木亭

的山,还不会跟随日照的方向,晒晒背面。
母亲,我在人间匍匐,终于学会了舒展
四肢,把自己铺展在一种广阔里。
母亲,我在人间积雪。

瓷心冰裂

如果没有一场天青色的邂逅,我不会
知道自己,原可是一只瓷器,清脆,轻薄,静
坐于天地之间。
泥土流淌出了肉体凡胎,我着相,一心
要维护它的运转,好在淋釉的那一瞬间,转
头成空,在炼狱里灼烧,色与空一起飞升,
坐化成晚霞下那一抹天青色。
最后留下的不过是,一声比一声要清
扬的,瓷心冰裂。

苦楝树

楝,还有什么树能如你一般,千年时光
传承一字古意。
苦楝树,叶,皮,果,肉,苦味淤积沉淀,
苦得纯粹透彻,苦得大杀四方,苦得孤独求
败;苦,由表及里,由内向外,人间疾苦尽藏
树与心。
苦楝树矗立在后山,父亲侧身斜靠,他
们依偎在一起,仰头望向天空,望向碧蓝如
水的天空。
水从雨中斜下,他们一起张嘴,吞下昆
仑山的终年积雪,又吐出了巴颜喀拉山的
万河之源。

木花清香

小时候,我坐在门口的石槛上,看一截
木头开花,雪白无暇的花朵纷飞,飘落无声。
堆积得那样高,像是把木头的一生埋葬,
我拿走了姑父的刨刀。
厚实的木头,在又一次又一次绽放中,变得
变轻,我敲打了几下,木心铿锵,掷地有声。
抬起了木头满地的破碎,像是看到了
过去的你,也曾是这样木花清香。